

美國最有影響力的通俗史家 大衛·麥卡勒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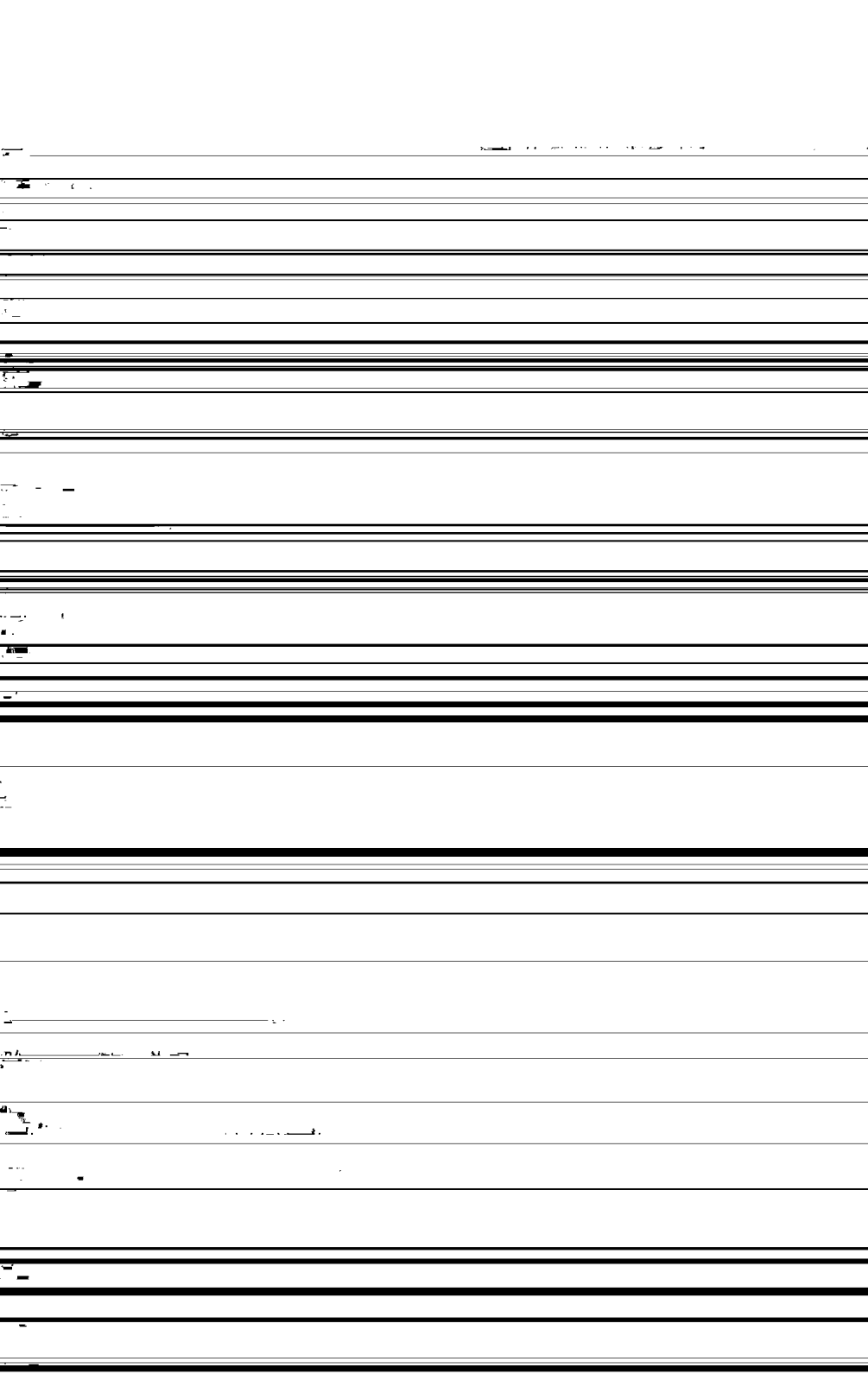
美國的誕生

對美利堅人而言，1776是宣布獨立的一年，
但到了這一年底，眼看大陸軍輸掉獨立戰爭，已成定局，
若非華盛頓孤注一擲的「高明一著」，歷史定將改寫。

黃中憲◎譯

1776





1776

美國的誕生

大衛·麥卡勒 David McCullough 著
黃中憲 譯



〔目錄〕

第一部 圍城

第一章 無上義務 008

第二章 武裝的烏合之衆

第三章 多爾切斯特高地 081 027

第二部 要命的夏季

第四章 完全決裂 130

第五章 戰場 174

第三部 漫長撤退

第六章 時運不濟 222

第七章 最晦暗的時刻 27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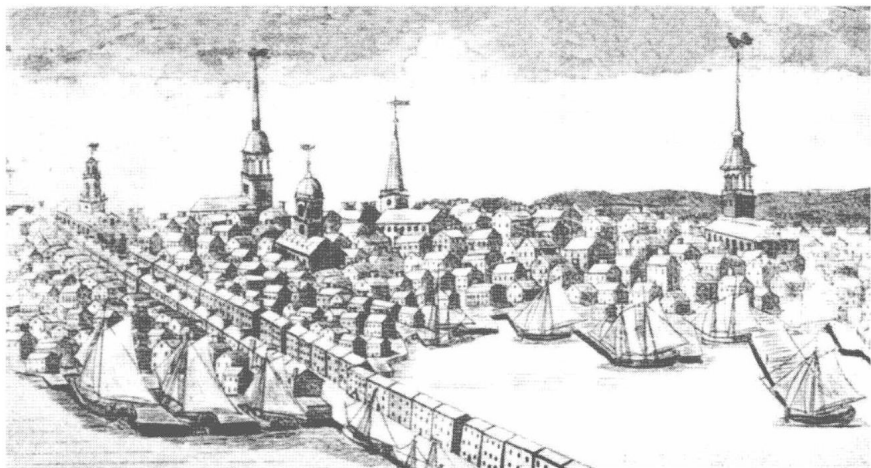
謝辭 323

參考書目 326

堅持不懈和勇氣在歷史上屢奏奇效。

——喬治·華盛頓將軍

第一部 圍城



身邊眾人盡皆酣睡之際，我想著自己和這支軍隊的處境，數小時心情難安。絕大部分的人不知我們身陷困境。

——華盛頓將軍
一七七六年一月十四日

第一章 無上義務

主佑吾王偉大喬治，

吾王萬歲萬萬歲，

主佑吾王！

讓他攻無不克，

喜悅與榮耀及身，

長治萬民；

主佑吾王！

一七七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星期四下午，英格蘭國王喬治三世，一派皇家威儀，從聖詹姆斯宮乘馬車來到西敏宮（國會所在），為國會開議儀式致詞，演說主題是日益教人頭痛的美利堅戰爭問題。

這一天天氣涼爽，難得見到陽光的倫敦，晴空萬里，陽光普照，一片明亮，儀容整潔光鮮的皇家馬車隊尤其耀眼到極點。這是〈主佑吾王〉（God Save the King）、〈世之主宰，不列顛〉（Rule Britannia）之類振奮人心的愛國歌曲響徹英格蘭的年代，這是個講究儀式、崇尚堂皇盛典的國家，而在這樣的年代，這樣的國家，這個場面似乎最能體現國家聲威。

估計約六萬人出來觀看。穿越聖詹姆斯公園的路線兩旁都擠滿了人。在西敏區（譯按：倫敦西區的貴族住宅區，白金漢宮、國會大廈、政府各部、西敏寺都在這裡），人擠得動彈不得，許多人從早上直站到現在，只為一睹國王或某些國會要人的風采。萬頭湧動，晚來的人幾乎什麼也看不到。

麻薩諸塞州的效忠派（譯按：獨立戰爭期間忠於英國的殖民地居民，與反英的愛國者相對立）份子山謬·柯溫（Samuel Curwen），是當時人在倫敦的許多美利堅人之一，他發現上議院門外的「暴民」多得教人無法忍受，於是打道回府。這是他第二次未能如願見到英王。前一次，在聖詹姆斯宮附近，英王坐在轎子裡，從他身邊經過，但當時英王正在看報，報紙遮住臉，只露出一隻手，「我看到的是其白無比的手，手上戴著一只非常大的玫瑰花形鑽戒，」效忠派份子柯溫寫道。

國王馬車隊於下午兩點離開聖詹姆斯宮，以步行速度前進。依照傳統，兩名近衛步兵第一團的士兵，手握長劍，騎馬在前開道，接著是坐滿貴族、在陽光下閃閃發亮的四輪大馬車，然後依序是不斷發出清脆撞擊聲的近衛軍騎兵旅，身穿紅、金色制服的王室警衛，一隊同樣是紅、金色衣服的男僕。最後是英王坐在他巨大的金色四輪馬車上，由八匹漂亮的米色駿馬（米色漢諾威馬）拉車，一名左馬馭者騎在左邊的領頭馬上，六名男僕位於一側。

英格蘭人認為，英王這樣的馬車派頭，世上從未有過。國王的四輪大馬車，長二十四呎，高十三呎，重將近四噸，行進時足以撼動地面。這是喬治三世在數年前命人打造，要求它必須「出類拔萃」。三尊鍍金小天使像立於車頂，分別象徵英格蘭、蘇格蘭、愛爾蘭，三天使像共同高舉一只鍍金王冠，條幅粗大的車輪上面和前後，聳然立著四尊鍍金海神像，以其巍峨的身形提醒世人，大英帝國是全球海洋霸主。門板上繪飾的寓意性場景，歌頌這國家的傳統，窗子很大，正足以讓人完全看見車內戴著王冠的君王。

大英帝國的威嚴、富裕、權勢，彷彿正緩緩駛過眼前。這時的大英帝國，版圖包括加拿大，從麻薩諸塞、維吉尼亞海岸到密西西比的大片土地，還涵蓋從加勒比海到孟加拉沿岸的廣大區域。人口將

近百萬的倫敦是這時歐洲第一大城，公認的世界首都。

*

喬治三世於一七六〇年繼位時已二十二歲，在相當大程度上，至今他仍是個品味單純而少做作的人。他喜歡清淡食物，喝點酒，但只喝葡萄酒。他抗拒時尚，不願戴假髮。聖詹姆士宮的王室居所已經有些老舊，他不以為意，反倒喜歡這副模樣。召見朝臣時他拙於應對（許多人覺得他呆板得教人失望），對他而言，一身農民裝扮，在溫莎的御用農場上無事閒晃，反倒深得其心。當時的君王和許多追求時髦的上流社會人士，不只視包養情婦、出軌為稀鬆平常，還往往以此吹噓，但這位英王作風明顯相反，仍忠於自己其貌不揚的王后，梅克倫堡—史特雷利茨公國（位於今德國東北部）的夏洛特·索菲亞（Charlotte Sophia of Mecklenburg-Streitz）公主，且已和她生了十個小孩（最後共生了十五個）。傳說「農夫喬治」的人生最大樂事，就是吃羊腿肉，與他嬌小、相貌平庸的妻子在一塊。

但這說法一點也不公允。他並非如當時或往後批評者所說的那麼乏味、愚笨。喬治三世身材高大且頗英俊，有著清澈的藍眼，絕大部分時候面帶微笑，由衷熱愛音樂，拉小提琴也彈鋼琴（他最愛的作曲家是韓德爾，但也欣賞巴哈的音樂，一七六四年聽過音樂神童莫札特彈奏風琴，視為人生莫大樂事）。他喜愛建築，畫過相當漂亮的建築素描。藝術眼光高明，很早就開始蒐集藝術品，這時候他所蒐集的，除了普桑（Poussin）、拉斐爾之流十八世紀前歐洲大畫家的水彩畫和素描，還有當代義大利畫家卡納列托（Canaletto）的作品。他熱衷藏書，堪稱擁有世上數一數二的圖書館。他喜愛鐘錶、船舶模型，對於實用之物、天文學極感興趣，創設了皇家藝術學院（Royal Academy of Arts）。

他平易近人，能讓與之相處者不覺拘束。當時無上的人性仲裁者約翰生博士（Samuel Johnson，

詩人、評論家、散文家），批評人一向不假辭色，卻熱切讚賞喬治三世「毫無做作的本性」。約翰生拜訪喬治三世的圖書館時，兩人首度見面、交談，事後約翰生向館長說道：「先生，別人怎麼說國王我不知道，但我認為是我所見過最好的人。」

傳說他學習能力差，十一歲時還不識字，其實是无稽之談。喬治三世所謂的「瘋狂行徑」，也就是他為後人所牢記的古怪行為，其實要到許久以後，即二十多年後才出現，而這種行為並非出於精神上的毛病，反倒似乎是嘔嗟症（porphyria）這種直到二十世紀才診斷出來的遺傳性疾病所致。

雖已三十七歲，他仍充滿年輕人的幹勁，在位十五年依然勤於政事。有時很固執，往往眼光短淺，但滿腔愛國赤忱，且兢兢業業，一刻不怠忽職守。「喬治，當國王就要像個國王，」他母親告訴他。隨著美利堅危機日益惡化，國會裡反對聲浪日益高漲，他清楚認知到自己必須扮演愛國君主的角色。他未在軍隊待過，未去過美利堅，一如他從未去過蘇格蘭、愛爾蘭。但他胸有成竹，知道該有什麼作為。他相信天意和自己崇高的責任感，誓言平定美利堅。

「我確信絕大部分國人對於我們在美利堅的行動，有著真確的瞭解，」他先前寫信給首相諾爾斯勛爵（Lord North）：「我確信，除了毫無異議的順從，其他行為都只會帶來災難……因此，任何考量都無法讓我偏離我自認責無旁貸、該走的現行路徑。」

一七七五年三月，海軍大臣桑威奇勛爵（Lord Sandwich）在上議院面對英國在美利堅未必能戰勝的質疑，就顯然不表贊同。「就算那些殖民地的確多的是人，那又如何？」他問道。「他們都是些沒有經驗、沒有紀律而膽小的人。」持這觀點者絕不只桑威奇勛爵一人。下議院議員詹姆斯·格蘭特（James Grant）將軍就誇稱，光靠五千名英國正規軍，就能從美洲大陸一頭掃蕩到另一頭，並有許多

人廣爲引用他的看法。

但與此呈強烈對比的，則爲國會中幾位最有影響力的議員，例如作風浮誇的倫敦市長約翰·威爾克斯 (John Wilkes)、輝格黨的知識界龍頭愛德蒙·勃克 (Edmund Burke)，都發言強烈支持、敬佩美利堅人。三月二十二日，勃克以他濃濃的愛爾蘭口音，在下議院發表了一生最長、最出色的演說之一，呼籲英國與美利堅和解。

儘管如此，在上、下議院，在托利黨和輝格黨，所有人都同意，對於美利堅的最佳安排，國會擁有不容置疑的決定權。就連勃克著名的演說中，都一再提到「我們的」殖民地。

英王相信波士頓的駐軍不足，已派出增援部隊和三名他最善戰的少將：威廉·豪 (William Howe)、約翰·伯戈因 (John Burgoyne)、亨利·柯林頓 (Henry Clinton)。威廉·豪是輝格黨的國會議員，先前已告訴諾丁漢 (Nottingham) 的選民，如果美利堅爆發戰事，要他帶兵前去平亂，他會拒絕。但如今，基於職責，他不得不從。「我奉命爲陷入危難的祖國效命，無法拒絕，以免招來退縮不前的臭名，」他解釋道。七年戰爭 (Seven Year's War)。譯按：一七五六一至一七六三年間法、俄、奧等國與英、普間的戰爭) 期間，也就是美利堅一地所謂的法國和印第安人戰爭 (French and Indian War)。譯按：一七五四至一七六〇年，英、法兩國爲爭奪北美殖民地和海上霸權，在各自的印第安部落盟友支持下進行的戰爭，屬於七年戰爭的一部分) 期間，他曾在美利堅服役。面對美利堅亂局，他認爲相較於忠於王室者，當地「叛亂份子」的人數仍占少數。

戰爭於四月十九日降臨，第一場流血衝突爆發於波士頓附近的列克辛頓 (Lexington)、康科德 (Concord)，然後六月十七日，在布里茲丘 (Breed's Hill)、邦克丘 (Bunker Hill) 也爆發激烈衝突

（六月這場交戰，在英美兩地都稱為邦克丘之役）。英國軍隊受圍於波士頓，即將彈盡糧絕。七月三日，維吉尼亞的華盛頓將軍出任總司令，統率美利堅這些「烏合之眾」。

英國與美利堅相隔三千哩遠的大洋，這類戰情報告至少得花一個月才能送抵倫敦。列克辛頓、康科德的第一批戰情送達時是五月底，國會已開始漫長的夏季休會，議員離開倫敦前往鄉村別墅度假。

七月最後一個星期，邦克丘戰役結果為英國本土所知時，只是更加堅定英王的決心。「我們得堅持到底，」他告訴諾爾斯勳爵：「我知道這是在克盡己職，因此，絕不退縮。」

一向與人為善的諾爾斯建議，看美利堅這情勢，大概不能再稱作叛亂，而該稱為「對外戰爭」，因此，為了打贏戰爭，可能得「無所不用其極」。

七月二十六日，內閣會議在唐寧街十號首相官邸緊急召開，決定即刻派遣兩千名增援部隊到波士頓，在明年春之前，派駐美利堅的正規軍必須達到兩萬。

英國宣稱打贏了邦克丘之役，嚴格來講是如此。但事實上，威廉·豪將軍所領導的英軍，付出了千餘人死傷的驚人代價，才奪下這塊高地。誠如當時倫敦、波士頓兩地都深刻觀察到的，再多幾場這樣的慘勝，勝利一方必將潰敗。

夏季結束時，一艘英國船駛離波士頓，停靠普利茅斯，船上載了一百七十名傷、病官兵，其中大部分人打過邦克丘之役，且就如當時刊物的生動描述，「全都痛苦不堪」：

幾個人上了岸，這些可憐人立即呈現眼前：有的人缺腿，有的人斷臂；衣服像鬆垮的晨衣披在身上，因為生病、營養不良，消瘦得不成人形。此外，有將近六十名婦女、小孩待在船上，都是戰死士

兵的遺孀和子女。他們當中有些人的景況也極為駭人。就連船隻本身，雖然龐大，卻因傷病者身上的惡臭，讓人幾乎無法忍受。

仍受圍於波士頓的英軍，以及一些忠於英王，因害怕性命不保而拋棄所有家當、避難該鎮的美利堅人，他們的慘狀，在倫敦報紙所刊出的書信，或與倫敦親友的通信裡，也有所披露。在《大眾晚報》（*General Evening Post*）上，某士兵描述波士頓的情景只有「憂傷、疾病、死亡」。刊登於《晨間記事與廣告報》（*Morning Chronicle and Advertiser*）的一封信裡，另一位士兵形容：「因為缺乏新鮮食物，我們近乎絕望……我們完全遭封鎖……像籠中鳥。」

前一年離開波士頓，現居倫敦的美國肖像畫家約翰·科普利（*John Singleton Copley*），在其同母異父兄弟佩爾漢（*Henry Pelham*）寄來的信裡讀到：

這場殘酷的衝突，已帶給本鎮和鎮上居民難以想像的災難和破壞。店鋪幾乎全部關門。所有生意都停擺……我和許許多多人一樣很不快樂，積攢的些許東西全沒了。我身上的衣服和口袋裡的一些錢，是我現在僅有的家當。

*

儘管有這場戰爭，或許應該說因為這場戰爭，英王仍受到絕大部分人民愛戴，且在國會得到忠貞支持者的擁護。這現象得歸因於政治哲學、愛國心，以及與英王本人不相上下的責任感，在上、下議院所發揮的作用。無上的任命權和任憑英王一人運用的公款，也是一大因素。如果這些還不足，他還

可以靠公然行賄來遂行己意。在唯利是圖而不以為恥的體制裡，公然行賄已是稀鬆平常。這體制非他一手所創，卻成為他掃除障礙的現成工具。

事實上，形形色色的賄賂、偏私、腐敗行為，不只普見於政壇，也猖獗於社會各階層。神職人員和諸如強納森·史威夫特（Jonathan Swift）、托比亞斯·史默萊特（Tobias Smollett）等當時著名的觀察家，早已拿這現象大作文章。史默萊特說倫敦是「惡魔的起居室」。麻薩諸塞賽倫市（Salern）的效忠派份子柯溫則表示，舉目所見之處，「從最低下人士的流連之所，到尊貴高雅世界最優雅、最奢華的會面場合」，他看到放蕩和「墮落的恣縱」。後來，想家的柯溫回到新英格蘭地區，慶幸故鄉還未淪落至此。

在許多報紙和國會反對派的眼中，美利堅戰爭和英國的因應手段，已嚴重悖離正道。《大眾晚報》對該戰爭的譴責最為激烈，稱其「違背天理、違憲、沒必要、不符正義、危險、有害、無利可圖」。《聖詹姆斯記事報》（*St James's Chronicle*）語帶不屑地寫著：「愚蠢、頑固、無情的國王。」敢怒敢言的新報紙《危機報》（*The Crisis*）抨擊「全套華而不實的國王服飾」和英王的惡行。

「天啊，你們究竟都在英格蘭做什麼？你們忘了我們嗎？」倫敦《晨間記事與廣告報》刊出一封英國軍官來自波士頓的信，信裡如此問道。他盼望把那些支持在美利堅採取更強勢作為的「好打嗜殺人士」，全送過來親眼看看，他們那股狼勁就會消失無蹤。「上帝在『舊英格蘭』賜給我們和平與美滿家庭。」

在這同時，英王已召回波士頓的英軍總司令湯瑪斯·蓋吉（Thomas Gage）將軍，代之以個性頑強的威廉·豪。九月，費城大陸會議的使者理查·佩恩（Richard Penn），帶著「橄欖枝請願書」抵達